联合国 S/2018/865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5 Septem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70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南苏丹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及后续决议提交，是秘书长关于南苏丹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二次报告。报告内含信息说明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六起严重侵害儿童事件[1] 及其背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指出行为人。

报告陈述了冲突各方在报告所述整个期间制造的全部六起骇人听闻的严重侵害儿童事件，还陈述了冲突从上尼罗大区逐渐蔓延到赤道大区对儿童造成的加剧影响。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工作人员记录了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对儿童实施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绑架儿童等特别令人担忧的行为，核实了多起袭击学校和医院的事件。

此外，人道主义工作者援助儿童时受到严重阻挠，2016 年 7 月危机爆发后程度加剧。与此同时，安全局势恶化，削弱了联合国记录和应对侵害儿童行为的能力。

报告末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制止和防止南苏丹境内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并改善对儿童的保护。

[1] 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对儿童实施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袭击学校医院，绑架儿童，阻挠人道主义工作者援助儿童。

18-15894 (C) 091018 121018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及此后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决议提交，是秘书长关于南苏丹受冲突影响儿童境况的第二次报告，覆盖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这一期间。报告叙述了自上一次报告(S/2014/884)以来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并概述了自 2015 年 5 月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通过结论(S/AC.51/2015/1)以来在改善儿童境况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进展。本报告在可能的情况下指出了严重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在这一问题上，我最近一次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S/2018/465)的附件列举了以下行为的实施者：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亲塔班•邓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亲马沙尔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和白军招募和使用儿童；苏人解杀害和残害儿童、对儿童实施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袭击学校和医院、绑架儿童；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和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杀害和残害儿童。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侵害儿童事件程度严重且不断发生，包括大举杀戮儿童、大肆招募和使用儿童、对儿童实施性暴力、绑架儿童。在上尼罗大区，发生了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包括儿童人权，以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种情况又因族裔间的紧张关系而恶化。族裔间的紧张关系则由土地和资源的历史争端所引发，并随环境变化而加剧。儿童遭受的冲击是毁灭性的，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带来了长远的后果。

3. 由于官僚障碍(主要来自政府)和安全限制，出入始终受阻，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因此，信息收集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整个期间都难以开展，2016 年 7 月之后变得更加困难。试看以下情况，便可明白。拒绝给予人道主义准入的次数从 2016 年(408 次)到 2017 年(613 次)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已经核实的侵害事件数量从 2015 年往后越来越少，而且还有联合国无法核实的事件(1 008 起)。因此估计侵害儿童的行为数量比本报告所反映的更多。不过，从报告给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南苏丹境内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规模和性质。

二. 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概况

A.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4. 2013 年 12 月爆发的冲突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6 月这一期间仍未结束，而且主要集中在上尼罗州、团结州和琼格莱州。2014 年，包括博尔、本提乌和马拉卡勒在内的几个城镇间或被不同派别控制。战争造成大量人员流离失所，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团结州的一些战斗最为持久，而且在 2014 年 10 月和 2015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因为苏人解发起的重大军事进攻而加剧。该国其他地区大体上未发生武装冲突，但偶尔会由于族群间冲突和偷牛行为受到影响，有儿童因此被杀、致残、流离失所、遭到绑架。

5. 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在 2014 年进行了数轮调解，但是苏人解和苏人解反对派之间没有达成任何重大协议，业已实现的停火也一再遭到违反。2015 年 3 月，由伊加特发起、在苏人解和苏人解反对派之间进行的谈判暂停。之后，上尼罗大区的暴力于 4 月、5 月大幅升级。然而，2015 年 8 月 17 日，随着在伊加特的主持下签署《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并实现停火，突破开始显现。《协议》勾划了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步骤，而且纳入了儿童保护条款，敦促各方不要“招募和(或)使用儿童兵”、要杜绝“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呼吁各方“务必立即无条件释放(……)听其指挥或受其影响的儿童”。受《协议》推动，里克·马沙尔于 2016 年 4 月结束流亡，返回南苏丹并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宣告成立。

B.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6. 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虽存续了 30 个月的时间，冲突之后的宁静却很短暂。2016 年 7 月，总统与副总统开会时，战斗在总统府打响，里克·马沙尔再次流亡，塔班·邓·盖取而代之，当上第一副总统。因为出现这些情况，萨尔瓦·基尔和里克·马沙尔各自的支持者在中赤道州朱巴交战，苏人解反对派分裂成为里克·马沙尔和塔班·邓·盖两支。2016 年 7 月的冲突还导致战火从上尼罗大区蔓延到之前基本未受影响的赤道大区。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政府停止对平民的暴行，并警告说该国可能出现种族清洗，但是苏人解的攻势和各武装团体的战斗依旧不见消减。2016 年底，国家几乎陷入饥荒。后来里克·马沙尔宣战，再加上总统改组内阁时偏向效忠塔班·邓·盖的苏人解反对派成员，使危机进一步加剧。

7. 萨尔瓦·基尔在 2017 年 5 月单方面承诺停火，但很快违背前言，例如袭击了苏人解反对派位于上尼罗州 Pagak 的据点，并沿着赤道大区的主要道路布下埋伏。在此情况下，伊加特于 2017 年 6 月设法通过举办高级别重振论坛，重新启动谈判，以讨论恢复永久停火、落实《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的措施。

8. 2018 年 2 月，在非洲联盟和三驾马车成员对违反停火和实施暴力、招募和使用儿童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谴责声中，第二次高级别解决冲突论坛于亚的斯亚贝巴再次开启。2 月 16 日，会议结束，但未取得重大成果。2018 年 5 月，举行另一

轮会谈。随后，萨尔瓦·基尔和里克·马沙尔在喀土穆会面，并于 2018 年 6 月签署了《南苏丹冲突各方喀土穆共识宣言》。

9. 与此同时，苏人解和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在团结州交火之后，苏人解于 2018 年 4 月至 5 月在团结州南部发起攻势，攻打反对派控制的村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包括强迫民众离开家园，大肆滥杀、炮击、强奸和性虐待，并且焚烧和抢掠村庄，儿童因此受到摧残。7 月 13 日，安全理事会对南苏丹实行武器禁运，禁止所有国家向南苏丹提供武器，直至 2019 年 5 月(见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

10. 南苏丹的冲突成为造成非洲人口流离失所的最大致因。流离失所者达 430 万，其中境内流离失所者为 184 万，难民为 248 万。[2] 在报告编写之际，已有逾 88 000 名儿童向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寻求庇护。2013 年至今，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遭到袭击。目前，240 万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自 2016 年以来，南苏丹部分地区爆发饥荒，儿童深受霍乱、疟疾及其他流行病之苦，原本严峻的局势变得愈发复杂。

三. 南苏丹冲突各方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武装团体完全或部分并入苏人解及政府其他安全部队一事仍在继续。例如，2015 年，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并入；2016 年，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和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并入。侵害行为虽然主要由苏人解反对派实施，政府其他安全部队和主管机关包括南苏丹国家警察局、南苏丹野生物管理局、国家狱政署、国家安全局(国安局)和国家消防局，也扮演了侵害儿童的“积极”角色。

12. 2016 年 7 月之后，苏人解反对派分裂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其领导人流亡海外；另一个是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与政府站在一边。里克·马沙尔虽在流亡，但麾下团体仍控制着 Pagak 以及上尼罗大区的几个地方。

13. 其他武装团体分裂、解散、复又出现，时常参加局部战斗，要么支持苏人解，要么支持苏人解反对派。例如白军，这是一个松散的保乡团联盟，多在上尼罗大区活动，主要与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有关联。再如民族拯救阵线，它由从苏人解叛逃的 Thomas Cirillo 中将率领。从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分出来一个小派别在 Adoch Agul 的领导下，支持民族拯救阵线抵抗琼格莱州皮博尔一带的政府部队。位于西赤道州的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人民爱国阵线)和 Johnson Olony 的武装团体也主要与位于上尼罗州据点的亲马沙尔苏人解反对派有关联。冲突各方四处扩散，增加了冲突的变数，刺激了对招募儿童的需求。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南苏丹：人道主义事务概略”，2018 年 6 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south-sudan-humanitarian-snapshot-july-2018。

四. 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14. 在此情况下，全部六起骇人听闻的严重侵害事件均系冲突各方实施。儿童受到多重影响，通常十分复杂。大批儿童在没有摆脱与冲突方的关联之前，被用来侵害其他儿童和平民。

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共核实了 1 235 起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对儿童实施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绑架儿童事件，涉及 9 268 名儿童(7 201 名男童，1 966 名女童，101 人性别不详)。[3] 2014 年后三个月和 2015 年受影响儿童总数为 5 693 人，2016 年为 1 630 人，2017 年为 1 398 人，2018 年上半年为 547 人。此外，联合国核实了 1 496 起阻挠人道主义工作者援助儿童的事件，以及 163 起袭击学校和医院的事件。另外，还有 965 起事件联合国无法核实，估计涉及超过 9 500 名儿童。已经核实的侵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团结州(630 起)，其次是上尼罗州(105 起)、琼格莱州(93 起)、中赤道州(92 起)、西加扎勒河州(91 起)、西赤道州(90 起)、瓦拉布州(64 起)、北加扎勒河州(34 起)、东赤道州(27 起)和湖泊州(9 起)。

16. 招募和使用儿童在侵害行为中仍然最为普遍。招募儿童的地点有：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学校、家中和社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关切，就是按照所属族裔和疑似与冲突方存在的关联瞄准儿童下手。

17. 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在 2015 年达到顶点，因为苏人解在上尼罗大区对苏人解反对派控制区发起军事进攻，而后又于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4 月分别在中赤道州和东赤道州发起进攻。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局势始终动荡，战斗一直持续且时有加剧。

A. 招募和使用儿童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违法行为仍然顽固存在。联合国核实了 513 起事件，共涉及 5 723 名儿童(5 320 名男童，403 名女童)。其中，2014 年最后三个月和 2015 年受影响儿童人数为 2 948 人，2016 年为 1 122 人，2017 年为 1 221 人，2018 年上半年为 432 人。此外，已经记录但未核实的事件有 654 起，涉及 7 220 名儿童。

19. 在招募和使用的儿童中，2 437 人(43%)被政府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具体包括：苏人解(2 382 名儿童，包括 124 名女童)、南苏丹国家警察局(49 名男童)、南苏丹野生物管理局(4 名男童)和国家狱政署(2 名男童)。各武装团体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有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1 447 名儿童，包括 5 名女童)、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801 名儿童，包括 46 名女童)、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632 名儿童，包括 218 名女童)、Johnson Olony 的武装团体(133 名男童)、南苏丹民主军-眼镜

[3] “事件”一词描述冲突当事一方的某一行动导致一项或多项严重侵害。“侵害”或“案件”指受一起事件影响的每个儿童或受保护结构。因此，一起事件可造成多重侵害。

蛇派(102 名男童)、白军(91 名男童)和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80 名儿童，包括 10 名女童)。团结州仍是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中心(247 起事件)，其次是上尼罗州(67 起)和琼格莱州(59 起)。

20. 大多数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被用来从事辅助性工作，包括炊事员、搬运工、密探或高级指挥官的保镖。2017 年 3 月在团结州，一名 13 岁的男童从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逃脱。他报告说，男童打水拾柴、清扫营房、做饭。若是太累，没法完成任务，就会挨打，被罚在太阳下站一天，而且不能吃饭。与苏人解驻守的检查站有关联的儿童坐在军车上，充当指挥官的保镖。

21. 儿童还携带武器、接受训练并参加实战。2015 年 4 月，在上尼罗州，Johnson Olony 的武装团体向与之有关联的大龄男童分发小武器，让其在战斗中受训练，用低龄儿童承担辅助任务，例如砍柴捕鱼。儿童被用来对平民包括其他儿童施暴。2015 年，在团结州的一次军事进攻中，据一名幸存女童说，8 名年龄在 12 到 16 岁之间的男童杀害了她的叔叔。在同一次进攻中，25 名与苏人解有关联的男童(其中一些才 12 岁)手持武器，殴打村里的老人，还放火焚烧房屋。一名 15 岁的男童曾与另外 20 名男童一同被绑架，后从苏人解逃脱。他说，有人命令自己在进攻团结州时见男的就杀，不论是否成年。

22. 女童也是招募和使用的对象。有人看到她们穿着军装，带着武器，与成年士兵一起驻守检查站。有的女童逃脱后报告说，她们受到性虐待，还被当成杂工使唤。2015 年在团结州发起的军事攻势对女童的影响特别大。她们被用作性奴，而且还要运送抢来的赃物。2015 年 5 月，一名 17 岁女童在莱尔县遭到绑架，被不同的苏人解士兵殴打和强奸了六天，还被苏人解士兵叫去运送抢来的赃物。

23. 儿童经常在大规模强行招募行动中被征入伍，在 2017 年 1 月联合国核实的一起事件中，团结州政府官员下令在牛市大规模招募 150 多名男童。给新征人员发的武器是从老社区成员偷来或收来的。另外一起事件发生在 2014 年 1 月，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在团结州强行绑架和招募了 7 名男童，先将其带到军营，接受一年的军事训练，再派其前往团结州油田的前线。2017 年 12 月，其中一名 17 岁的男童设法逃走。

24. 招募和使用儿童的目的通常是增加人数、满足军事领导的要求。根据接到的报告，团结州与苏人解反对派有关联的县长要按配额招募儿童。例如，2015 年 3 月，在团结州莱尔县和梅恩迪县，那些必须达到新征人员配额的地方官招募了 250 至 500 名儿童，加入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此外，2017 年 4 月，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士兵在团结州鲁布科纳县强行招募青少年包括儿童来扩充人手。贫困和机会匮乏也是助长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的因素。几名儿童在访谈中表示，之所以加入苏人解是因为穷，而苏人解每月能给他们 700 到 1 500 南苏丹镑(5 到 12 美元)。

25. 尽管国家法律禁止招募和使用儿童，但是冲突各方一再争辩说，如果儿童自愿加入，招募和使用儿童就不算违法。2015 年 3 月，团结州马尧姆县的一名苏人解副指挥官称，用男童当保镖是“让他们别去惹事”。2015 年 3 月，在团结州的

另外一起事件中，一名亲苏人解反对派的县长辩称，地方当局并不认为招募和使用儿童违反法律，因为儿童没法上学，而且要靠武装团体提供食物。同样，2017年1月，一名与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结盟的指挥官声称，儿童是自愿加入的，因为他们需要保护、食物和衣服。

26. 招募和使用儿童往往牵涉到其他严重侵害行为。2015年4月，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团结州鲁布科纳县遇到一名 14 岁男童。他曾与苏人解有关联，在试图逃跑时被苏人解士兵开枪打伤。类似事件已经得到核实。例如，男童因武器走火而受鞭笞。再如，2017年1月，一名与苏人解有关联的10岁男童因在团结州莱尔巡逻时开枪而被指挥官殴打。

27. 儿童获释后也有再次被招募的风险，尤其是在没有重返社会的长远办法的情况下。2016年2月，在琼格莱州皮博尔，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利用曾经释放的21名男童与苏丹解放军作战。2017年2月，联合国经核实认定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在琼格莱州皮博尔重新招募了四名男童。

28. 2014年至2016年，联合国收到未经核实的报告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正义与平等运动等苏丹武装团体跨境招募儿童。据称，其中一些招募发生在上尼罗州的难民安置区。

以涉嫌与武装团体有关联为由剥夺儿童的自由

29. 联合国核实了儿童因涉嫌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被苏人解(12 名男童)和国安局(1名男童)拘留的8起案件。有人报告说，儿童在押期间遭到法外处决和虐待。2017年3月，一名17岁男童因涉嫌与苏人解反对派有关联，在西加扎勒河州被苏人解逮捕，后被发现死亡，身上有多处伤口。

B. 杀害和残害儿童

30. 联合国总共核实了394起事件(240起杀害事件，154起残害事件)，涉及987名儿童(594名男童，292名女童，101人性别不详)。其中，2014年最后三个月和2015年被杀害或残害的儿童人数为669人，2016年为179人，2017年为93人，2018年上半年为46人。此外，已经记录但未核实的杀害和残害事件有197起，涉及864名儿童。

31. 政府安全部队造成的儿童伤亡人数占总数的79%(776人)。其中，773名儿童(459名男童，224名女童，90人性别不详)被苏人解杀害和残害；2名男童被南苏丹国家警察局杀害和残害；1名男童被国家消防局杀害和残害。各武装团体中，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杀害和残害了33名儿童(19名男童，11名女童，3人性别不详)；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杀害和残害了11名儿童(6名男童，5名女童)；Johnson Olony的武装团体杀害和残害了6名儿童(6名男童)；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杀害和残害了6名儿童(4名男童，2名女童)；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杀害和残害了5名儿童(4名男童，1名女童)；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杀害和残害了4名男童，白军杀害和残害了1名男童。此外，50名儿童(31名男童，19名女童)因苏人解和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交火而受影响，95名儿童因战争遗

留爆炸物死亡或受伤(57 名男童，30 名女童，8 人性别不详)。绝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团结州(203 起)，其次是西加扎勒河州(56 起)和中赤道州(41 起)。

32. 大多数儿童因卷入苏人解的军事行动或受之影响，或在与武装团体发生冲突时而遭杀害或残害。他们常在战火中受困，或直接被当成靶子，以近距离射杀等方式就地处决。有的则是向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寻求庇护时或在联合国平民保护点里面被杀害或残害。根据接到的信息，也有儿童在过河逃离苏人解袭击时溺水身亡。

33. 2015 年，在上尼罗大区军事攻势最猛烈的时期，发生了 118 起经核实的杀害和残害儿童事件，涉及 488 名儿童(248 名男童，160 名女童，80 人性别不详)。平民包括儿童经常因为所属族裔，成为各方袭击的对象。团结州军事进攻期间发生的事件尤其令人发指。儿童或被殴打致死，或被吊在树上，或被扔进着火的房子，或被五花大绑，或被处决，或被军车碾压。在 2015 年 9 月上尼罗州发生的一起事件中，有人在苏人解袭击过后，发现两名 7 岁左右的男童和几名妇女一起在树上吊着。2016 年 6 月，在西加扎勒河州瓦乌的战斗中，44 名儿童遭到杀害，7 名儿童遭到残害，原因是涉嫌支持反对派团体或试图逃离苏人解部队。2016 年 10 月，据称团结州南部的苏人解部队将平民(包括 23 名儿童)锁进一个集装箱。除一名儿童外，其余全部死亡。

34. 男童是重点侵害对象。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将来反击。根据报告，在 2015 年 5 月团结州科克县发生的袭击中，曾有士兵说“男孩杀死后再阉割，女孩让士兵带走”。幸存者在前往团结州的联合国平民保护点以及南部其他地方的途中，发现了被摘除生殖器官的男童尸体。在 2015 年 11 月发生的一起事件中，一名 5 岁男童在苏人解袭击过程中试图逃跑，但被抓获，由于性别而惨遭割喉。

35. 苏人解和武装团体在赤道大区交火过程中，儿童也遭杀害和残害。2016 年 7 月，联合国经核实认定，苏人解和人民爱国阵线在西赤道州延比奥爆发冲突时，一名 9 岁女童在双方的炮火中遇难。2016 年 7 月，在中赤道州朱巴，4 名儿童在苏人解和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交火时丧生。其中有一名 15 岁的男童当时正向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寻求庇护。还有更多关于赤道大区、特别是中赤道州苏人解和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交战中儿童伤亡的报告，由于出入受限无法核实。

C.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36. 联合国核实了 200 起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事件，涉及 658 名儿童(包括 7 名男童)，其中 2014 年最后 3 个月和 2015 年有 442 人，2016 年有 142 人，2017 年有 55 人，2018 年前半年有 19 人。联合国还收到 75 起涉及 541 名受影响女童的事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无法核实。近 75%的案件(148 起)涉及令人发指的轮奸行为。由于人们担心遭受侮辱和报复，而且缺乏适当的支助服务和追责渠道，涉及儿童的性暴力规模据信未得到充分报告，针对男童的性暴力尤其如此。经核实的事件数量从 2016 年的 142 起减少到 2017 年的 55 起，原因是出入冲突地区的路径日益受到限制。

37. 在受影响的儿童中，95%(629 人)受到政府安全部队的性暴力侵害，包括苏人解(615 名儿童，其中包括 608 名女童和 7 名男童)、南苏丹国家警察局(9 名女童)、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野生物管理局(各 2 名女童)以及国家监狱管理局(1 名女童)。各武装团体中，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强奸了 15 名女童，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强奸了 10 名女童，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强奸了 3 名女童，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强奸了 1 名女童。发生事件最多的是团结州(98 起)，其次是中赤道州(34 起)和西赤道州(18 起)。

38. 持续不断的战斗以及对平民不加区分的广泛攻击使儿童面临性暴力危害。性暴力和强奸作为一种带有族裔和政治意味的战争手段，有系统地用在军事行动中，还用在对逃往联合国平民保护点的平民的伏击中。关于杀害和致残的一节曾提到，男童也是侵害行为的目标，遭到阉割和残割性器官。随着 2016 年和 2017 年赤道大区爆发战斗，军事行动中使用性暴力和强奸的情况有所增加。

39. 性暴力作为一种集体惩罚的形式，被用来在社区内灌输恐惧和羞辱。这种模式的许多实例都得到了核实，其中一例是 2015 年 5 月在团结州，包括 4 名男童在内的 95 名儿童在军事进攻期间遭到性虐待或强奸。在 2015 年 10 月发生于团结州的另一起事件中，苏人解士兵将一名妇女绑到树上，杀害了她的丈夫，并强迫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15 岁的女儿被至少 10 名士兵强奸。2016 年 8 月，逃离团结州莱尔县战斗的 10 名女童和 2 名老年妇女在前往团结州本提乌联合国平民保护点的途中被约 20 名苏人解士兵拦下并带入丛林，遭到多次强奸。同样，2016 年 12 月和 1 月，苏人解士兵强奸和轮奸了团结州科克县各村的 34 名女童和 30 名妇女。2018 年 4 月，苏人解士兵和团结州武装青年在不加区分地攻击村庄期间广泛使用性暴力。

40. 儿童在做家务或冒险走出联合国平民保护点时遭到强奸，并在检查站遭到强奸。例如，2016 年 11 月，在西加扎勒河州瓦乌，苏人解士兵试图强奸在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外拾柴的 3 名女童，但被联合国维和人员制止。2016 年 7 月至 12 月，在中赤道州朱巴的战斗中，12 名女童在军事检查站和军事总部附近被苏人解士兵强奸。

41.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往往与其他严重侵犯权利行为同时发生，如招募、使用或绑架。2018 年 1 月，在西赤道州延比奥，1 名 12 岁女童与母亲一起被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战斗人员绑架，多次遭到一名战斗人员强奸并被迫与其结婚。这名女童及其母亲在被囚禁 3 个月后成功逃脱。

42. 正如我在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特别措施的报告(A/72/751 和 A/72/751/Corr.1)中所述，联合国维和人员对儿童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仍然是南苏丹一个严重的保护问题。

D. 袭击学校和医院

43. 联合国核实了总共 163 起袭击学校(67 起)和医院(96 起)的事件，其中 2014 年最后 3 个月和 2015 年发生 69 起，2016 年发生 33 起，2017 年发生 50 起，2018 年前半年发生 11 起。此外，还记录了 69 起袭击学校的事件和 25 起袭击医院和

医务人员的事件，但未得到核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学校的袭击影响了数万名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发生袭击学校和医院事件最多的是团结州(34 起)，其次是东赤道州和上尼罗州(28 起)。

44. 将近 60%的袭击学校事件(39 起)由苏人解实施，10 起由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实施，3 起由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实施。11 起袭击事件是苏人解与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交火造成的，4 起是苏人解与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交火造成的。

45. 64%的袭击医院事件(61 起)由苏人解实施，13 起由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实施，4 起由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实施，3 起由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实施，1 起由民族拯救阵线实施。10 起袭击医院事件由苏人解与武装团体交火导致。4 起事件的肇事者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

46. 对学校和医院的袭击包括抢掠、破坏和毁坏设施、攻击和威胁攻击学生和受保护人员，通常发生在军事进攻期间。2016 年 2 月，在苏人解和与其结盟的武装青年发动的袭击中，上尼罗州马拉卡勒联合国平民保护点的 3 个保健设施遭袭被毁。这次袭击还造成 3 所学校被毁。2016 年 7 月，苏人解与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在中赤道州朱巴发生战斗，在此期间，苏人解士兵抢掠了 1 家医院和 3 家诊所的医疗用品，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破坏并抢掠了 2 所学校。

47. 随着战斗在整个赤道大区蔓延，学校和医院也受到影响。2017 年 4 月，在东赤道州帕约克的一次进攻中，苏人解破坏并抢掠了 11 所学校和 6 个保健设施。在一次袭击中，为小学生提供的食物被偷，2 名教师被打死。后来有人看到，与苏人解有关联的人员正在出售医院设备。2017 年 3 月，来自团结州 3 所不同小学的 5 名教师和 2 名保健工作者被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强行招募。

48. 共有 103 起将学校用作军事用途的事件已得到核实，其中 47 起发生在 2014 年最后 3 个月和 2015 年，21 起发生在 2016 年，22 起发生在 2017 年，13 起发生在 2018 年前半年。将学校用作军事用途，影响了 32 500 多名儿童接受教育。政府安全部队对 81 起事件负责(79%)，其中苏人解对 69 起事件负责，其他政府安全部队和县当局对 12 起事件负责。各武装团体中，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使用了 16 所学校，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使用了 4 所，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使用了 1 所。2016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使用了琼格莱州的一所学校，2 周后接获联合国通知，随即撤出。此外，联合国核实了苏人解将医院用作军事用途的 7 起事件。

49. 冲突各方将学校和医院用作军事基地和宿舍。2015 年 11 月，在访问东赤道州苏人解使用的一所学校期间，联合国注意到士兵们正将学校的长凳用作柴火。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85 所学校已经腾空，其中许多学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之前就已被占用，35 所学校仍用作军事用途。

E. 绑架

50. 联合国核实了 128 起绑架事件，涉及 1 900 名儿童(1 280 名男童，620 名女童)。其中 2014 年最后 3 个月和 2015 年有 1 634 名儿童被绑架，此后 2016 年有 187 人被绑架，2017 年有 29 人，2018 年前半年有 50 人。此外，联合国还收到 82 起涉及 1 000 多名儿童的绑架事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未得到核实。发生事件最多的是团结州(82 起)，其次是西赤道州(15 起)和上尼罗州(9 起)。

51. 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是主要肇事方，绑架了 963 名儿童(938 名男童，25 名女童)，占被绑架者总数的 51%。至于政府部队，苏人解绑架了 745 名儿童(203 名男童，542 名女童)。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绑架了 149 名儿童(96 名男童，53 名女童)，Johnson Olony 领导的武装团体绑架了 35 名儿童(全部是男童)，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绑架了 6 名儿童(全部是男童)，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和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各绑架了 1 名男童。

52. 绑架主要用作招募儿童加入武装部队和团体的一种策略。2015 年 2 月，来自上尼罗州瓦乌希卢克的 36 名男童被 Johnson Olony 领导的武装团体绑架招募。该团体成员挨家挨户地带走了所有 12 岁以上的男童。2015 年 4 月，在团结州鲁布科纳县，21 名男童在当地市场遭到绑架并被迫加入苏人解，其中一些人被指派为指挥官的保镖。2015 年 9 月，在西赤道州，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绑架了 30 名男童，并强行将他们带到训练营。2017 年 5 月 4 日夜间，在上尼罗州，2 名 15 岁男童被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士兵绑架。这 2 名男童与其他 5 名同龄男童被关押在一起，但设法成功逃脱。

53. 学校里的儿童也遭到绑架招募。在一些情况下，父母因担心子女会在学校或上学途中遭到绑架而把他们留在家中。2015 年 10 月，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从西赤道州延比奥的一所学校绑架了 29 名男童和 26 名女童，对该地区学校的出勤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54. 经核实遭到绑架的 620 名女童被用于各种功能，包括用于性目的。苏人解是主要的绑架者(542 名女童)。在 2015 年 6 月团结州的军事进攻期间，团结州科克县的一所村庄遭到袭击，村中 7 名女童被绑架，并在送往团结州马约姆县的途中遭到强奸。一名女童因拒绝继续旅行而被杀害。2018 年 2 月，在西加扎勒河州，11 名女童在拾柴途中被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绑架。设法逃脱的 2 名女童称她们遭受了士兵的性虐待。2018 年 5 月，在西赤道州姆沃罗，2 名女童被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绑架，并在被关押的 7 天里遭受性虐待，然后被释放。

F. 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55. 联合国核实了 1 496 起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事件，其中 2014 年最后 3 个月和 2015 年 295 起，2016 年 408 起，2017 年 783 起，2018 年前半年 10 起。约 84%的事件是政府当局所为(1 120 起)，包括苏人解(512 起)、州县当局(195 起)、国家安全局(164 起)、南苏丹国家警察局(156 起)和其他政府机构(93 起)。肇事方还包括武装团体，包括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181 起)、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8 起)、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7 起)、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6 起)、白军(3 起)

和民族拯救阵线(1 起)。联合国无法确定 170 起事件的肇事者，通常是由于敌对行动造成无法进入。发生经核实事件最多的是中赤道州(363 起)，其次是团结州(235 起)和琼格莱州(191 起)。

56.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阻挠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案件翻了一番。大多数阻挠事件是由于行政和官僚机构设置障碍，不允许对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有关地区，或者是由于在进入冲突地区时受到安全限制。在 2016 年 7 月朱巴爆发战斗之后，这类拒绝准入事件增多，妨碍了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能力，使其无法迅速、安全地接触有需要的儿童。

57. 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还遭到骚扰、袭击、绑架、杀害和伤害。2016 年 8 月，在团结州马延迪特县，一名儿童保护工作者在苏人解与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爆发战斗时遭枪击身亡。2017 年 3 月，6 名儿童保护工作者从中赤道州朱巴开车前往琼格莱州皮博尔，计划在皮博尔为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释放的儿童开展重返社会活动，但在行车途中遭遇苏人解的伏击丧生。2017 年 6 月，在中赤道州莱尼亚县，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遭到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袭击，导致人道主义援助暂停。

58. 此外，在 2016 年 7 月中赤道州朱巴战斗期间和之后，人道主义物资遭到抢掠，联合国工作人员受到骚扰和恐吓。在一次事件中，一个前往联合国平民保护点为干涸蓄水池加水的儿基会运水车队被苏人解士兵强迫改道行驶至苏人解营地。另一个例子是，2017 年 8 月，在上尼罗州麦武特县，苏人解士兵抢掠了联合国为儿童保护方案提供的物资。

五. 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方面的挑战和进展情况

A. 与冲突各方接触以停止和防止严重侵犯权利行为，包括为此执行行动计划

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继续倡导冲突各方停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并通过和执行行动计划。

60. 关于政府在 2012 年签署的订正行动计划，其执行工作受到持续冲突和频发侵犯权利行为的严重干扰，这些行为主要是由苏人解和其他政府部队实施的。但是，苏人解与联合国之间的对话在行动计划的框架内得以保持，特别是在州一级。然而，2016 年 7 月的危机打乱了联合国与政府的接触，特别是与苏人解的接触。

61. 在 2014 年 6 月签署了重新承诺执行订正行动计划的协定后，政府和联合国于 2014 年 8 月共同核可了一项关于落实执行的工作计划，并设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来监督实施。技术委员会商定，由联合国和政府开展联合评估，以核查政府部队将学校用作军事用途的情况，这使得政府部队在 2015 年 2 月至 6 月期间撤出了 27 所学校。技术委员会还倡导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释放其 2015 年在琼格莱州皮博尔招募和使用的儿童并使其重返社会，这使得 1 875 名儿童获得释放。

2014 年 10 月设立的高级别委员会旨在充当就儿童保护问题进行接触的论坛，但由于政府缺乏承诺，委员会仍然无所作为。

62. 作为外联活动的一部分，直到 2016 年 7 月危机之前，联合国一直支持在南苏丹各地翻译和传播订正行动计划以及带有关键儿童保护信息的传单和海报。为了接触当地居民，提高对禁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认识，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苏人解儿童保护协调人和联合国与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米拉亚电台以及位于中赤道州耶伊和上尼罗州马拉卡勒的社区电台合作开展了电台外联项目。然而，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商定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与追究责任有关的部分，基本上仍未执行，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其他严重侵犯权利行为仍在发生。

63. 2017 年，联合国就儿童保护问题与苏人解重新接触，从而在中赤道州朱巴苏人解总部任命了新的苏人解儿童保护协调人。为了加强苏人解内部的儿童保护能力，联合国与南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于 2017 年在朱巴为苏人解儿童保护单位的 70 名军官举办了两次培训员培训讲习班。苏人解儿童保护协调人进而又促进了苏人解内部的培训方案。联合国在中赤道州、东赤道州、琼格莱州和团结州举办培训班期间，也让苏人解高级军官担任主持人。

64. 2018 年 2 月，在持续接触之后，国防部和苏人解领导层同意让联合国和南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不受阻碍地对所有军营进行联合访问，以甄别和释放与苏人解有关联的儿童。然而，由于资源有限，只在 2018 年 2 月派出了一个联合核查团。2018 年 6 月，联合国在苏人解总部为来自 10 个师的 50 名苏人解高级军官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讲习班，内容涉及行动计划的执行、预防工作和追究军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责任。

65. 关于武装团体，在里克·马沙尔于 2014 年 5 月向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作出承诺后，联合国和苏人解反对派在 2015 年期间启动了国内对话。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联合国就行动计划进程与 39 名苏人解反对派高级军官进行了接触，这使得里克·马沙尔于 2015 年 12 月 26 日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以停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杀害和致残儿童。然而，尽管就释放儿童兵问题与苏人解反对派进行了密切接触，但 2016 年 7 月这一前景中断，苏人解反对派随后分裂，里克·马沙尔流亡海外，因此侵犯权利行为继续频发。

66. 2016 年 7 月 25 日，塔班·邓·盖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统，亲塔班·邓的部队随后逐步整编纳入苏人解。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与亲塔班·邓的苏人解反对派进行了对话，讨论释放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问题。2017 年 8 月，南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在琼格莱州皮博尔开展了核查和年龄评估工作。2017 年底，塔班·邓承认其团体中有儿童，承诺释放这些儿童，并任命了一名儿童保护协调人与联合国联络。在随后的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联合国在琼格莱州和西赤道州开展了甄别工作，共确认了 468 名儿童，其中 314 人于 2018 年获释。

67. 2018 年 1 月，议会通过了《民事登记法》，内容之一是使出生登记系统化。然而，该法案尚未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B. 释放儿童和针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方案对策

68.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联合国和南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与武装部队和团体接触，帮助 2 740 名儿童获得释放。其中南苏丹民主军-眼镜蛇派释放了 1 875 名儿童(1 870 名男童，5 名女童)，南苏丹民族解放运动释放了 484 名儿童(302 名男童，182 名女童)，亲塔班 • 邓的苏人解反对派释放了 314 名儿童(285 名男童，29 名女童)，苏人解释放了 27 名男童，亲马沙尔的苏人解反对派释放了 25 名男童，民族拯救阵线释放了 8 名儿童(5 名男童，3 名女童)，南苏丹野生物管理局释放了 7 名男童。此外，联合国核实共有 163 名儿童(158 名男童，5 名女童)逃脱或被冲突各方自发释放。许多人在武装团体整编纳入苏人解的过程中获得释放。

69. 这些儿童得到了南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和儿基会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临时照顾、寻亲、团聚、心理社会支助、教育和其他服务。获释儿童与回返社区的其他弱势儿童一起得到援助，以防止怨恨，尽可能减少导致怨恨的拉动因素，并促进家庭和社区接纳这些儿童。儿基会和非政府组织伙伴还针对性暴力案件采取对策，向幸存者提供心理社会和医疗支助，为妇女和女童建立安全空间，培训服务提供者，并支持建立转介机制。然而，资源有限，阻碍了被释放和(或)逃脱的儿童重返社会，增加了重新招募的风险。

C. 法律框架和追究责任

70. 南苏丹于 2015 年 1 月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公约》的两项《任择议定书》，特别是《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尚未获得批准。

71. 正如我在上次报告中指出的，冲突各方，特别是政府，在追究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者的责任方面，基本上仍未作出可信努力。国内法律没有得到系统执行，部分原因是资源限制或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但也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有关过渡期正义、追究责任、和解和消除创伤的规定没有得到执行，设立非洲联盟授权的混合法庭的进展缓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大规模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和其他暴行罪，在此背景下，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氛围继续使严重侵犯权利行为的实施者获益。

六. 意见和建议

72. 我对南苏丹发生大规模严重侵害儿童的残暴行为感到不安。我对政府安全部队特别是苏人解猖獗实施严重侵犯权利行为感到尤其震惊。我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侵犯权利行为，遵守其根据国内立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承担的义务。

73. 我谴责各方广泛招募和使用儿童，呼吁他们立即停止这种做法，释放所有儿童，并将他们移交给保护平民儿童行为体，使其重新融入社区。

74. 我对冲突各方普遍使用性暴力侵害儿童感到震惊，呼吁政府执行和加强法律框架，确保向幸存者提供对性别敏感的适当服务，包括提供获得保健、心理社会支助和教育的机会。

75. 南苏丹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令人严重关切。在这方面，我敦促政府迅速解决缺乏追责的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追究安全部队各级官兵和当局官员的责任。

76. 阻挠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严重妨碍了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能力。我敦促所有各方允许迅速和不受阻碍地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77. 我敦促所有各方加快执行与联合国签署的行动计划，允许联合国进入，以评估遵守情况和进展，并监测和报告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78. 我注意到苏人解最近允许联合国进入其军营以甄别儿童，并且在释放儿童和培训活动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我呼吁政府迅速与联合国接触，将现有行动计划订正为一项全面行动计划，解决南苏丹儿童遭受的所有 6 种严重侵犯权利行为。我还敦促政府在即将对《刑法典》进行的审查中将 6 种严重侵犯权利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尽快将《民事登记法》签署为法律。此外，我鼓励政府优先重视预防严重侵犯权利行为，包括为此召开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全国会议，并在这方面与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在其 2018 年 9 月访问南苏丹后开展合作。

79. 我欢迎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并努力推动政府加入其《任择议定书》，特别是《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我还鼓励政府核可《安全学校宣言》、《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巴黎原则)和《关于维持和平和防止招募及使用儿童兵的温哥华原则》。

80. 我呼吁所有各方通过执行 2015 年《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和随后的承诺，包括关于保护儿童的规定，加强努力实现和平。我敦促冲突各方以及安全理事会、非洲联盟和伊加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7(2018)号决议，确保与保护儿童和追究责任有关的问题成为今后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

81. 在欢迎释放儿童的同时，我非常关切的是，帮助曾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重返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方案严重缺乏资金，从而增加了重新招募的风险。我鼓励捐助界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7(2018)号决议增加供资，以便为南苏丹儿童及时提供可持续和适当的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的援助。

82. 我重申致力于防止和处理所有联合国人员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针对已提请我注意的指控，我敦促有关会员国立即彻查，联合国随时准备为此提供支持。